

# 二十世纪

连云飞 章龙 张丽华 编

## 中国女作家

## 散文精品

中卷



版社

# 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散文精品

## 中 卷

连云飞 章 龙 张丽华 编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97 号

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散文精品

(中卷)

连云飞 章 龙 张丽华 编

※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)

北京飞达印刷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\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9 印张 422 (千) 字

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 定价: 18.60 元

ISBN 7—5043—2498—1/I·297

## 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散文精品 中卷目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杨 绛 .....        | ( 1 )  |
| 千校六记 (选录) .....  | ( 3 )  |
| 读书苦乐 .....       | ( 17 ) |
| 隐身衣 .....        | ( 19 ) |
| 回忆我的姑母 .....     | ( 23 ) |
| 老王 .....         | ( 39 ) |
| 萧 红 .....        | ( 43 ) |
| 烦扰的一日 .....      | ( 45 ) |
| 蹲在洋车上 .....      | ( 49 ) |
| 过夜 .....         | ( 54 ) |
| 饿 .....          | ( 59 ) |
|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.....   | ( 64 ) |
| 火线外 (二章) .....   | ( 66 ) |
| 白 朗 .....        | ( 71 ) |
| 沦陷前后 .....       | ( 73 ) |
| 珍贵的纪念 .....      | ( 81 ) |
| 西行散记 .....       | ( 89 ) |
| 我踟蹰在黑暗的僻巷里 ..... | ( 93 ) |
| 月夜到黎明 .....      | ( 96 ) |
| 祖国正期待着你 .....    |       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    | ——遥寄故乡的弟弟 .....      | ( 99 ) |
| 凤 子 |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05)  |
|     | 暖室里的兰蕙 .....         | (107)  |
|     | 八年 .....             | (111)  |
|     | 灯花 .....             | (114)  |
|     | 记忆 .....             | (117)  |
| 草 明 |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21)  |
|     | 垫脚石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     | ——创作随笔之一 .....       | (123)  |
|     | 龙烟的三月 .....          | (125)  |
|     | 沙漠之夜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     | ——巨人的呼唤 .....        | (128)  |
| 赵清阁 |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33)  |
|     | 杏花楼上 .....           | (135)  |
|     | 卖琴 .....             | (138)  |
|     | 风尘中卖唱女子 .....        | (142)  |
|     | 隔海悼念梁实秋先生 .....      | (146)  |
| 杨 沫 |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51)  |
|     | 青春啊，永远发出绚烂的光彩吧 ..... | (153)  |
|     | 乡思的朝和暮 .....         | (156)  |
|     | 大河与浪花 .....          | (166)  |
| 子 冈 |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69)  |
|     | 由南到北话秋天 .....        | (171)  |
|     | 人之初 .....            | (175)  |
|     | 汽笛 .....             | (178)  |
| 郁 风 | .....                | (181)  |
|     | 冬日抒情 .....           | (183)  |
|     | 生死之间 .....           | (185)  |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韦君宜        | (191) |
| 蜡炬成灰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痛悼杨述     | (193) |
| 她这一辈子      | (197) |
| 饥饿之忆       | (206) |
| 陈敬容        | (209) |
| 父亲         | (211) |
| 偷读         | (215) |
| 山村小住       | (219) |
| 他曾经这样歌唱    |       |
| ——记诗人何其芳同志 | (224) |
| 琦  君       | (233) |
| 下雨天，真好     | (235) |
| 老钟与我       | (240) |
| 一饼度中秋      | (244) |
| 碎了的水晶盘     | (247) |
| 张秀亚        | (253) |
| 花环         | (255) |
| 孩子与鸟儿      | (261) |
| 父与女        | (265) |
| 星的故事       | (269) |
| 竹          | (271) |
| 林海音        | (273) |
| 冬阳·童年·骆驼队  | (275) |
| 吹箫的人       | (278) |
| 黄昏对话       | (289) |
| 阳光         | (294) |
| 重读《旧京琐记》   | (298)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    | 骑小驴儿上西山····· | (304) |
|     | 苦念北平·····    | (308) |
| 罗   | 兰·····       | (313) |
|     | 秋颂·····      | (315) |
|     | 声音的联想·····   | (317) |
|     | 谈零食·····     | (319) |
|     | 那岂是乡愁·····   | (322) |
| 张爱玲 | ·····        | (331) |
|     | 烬余录·····     | (333) |
|     | 私语·····      | (344) |
|     | 谈音乐·····     | (356) |
|     | 公寓生活记趣·····  | (365) |
| 胡品清 | ·····        | (371) |
|     | 我藏书的小楼·····  | (373) |
|     | 告别读者·····    | (376) |
| 茵   | 子·····       | (381) |
|     | 黄山小记·····    | (383) |
|     | 香溪·····      | (387) |
|     | 乡村小曲·····    | (391) |
|     | 看戏·····      | (403) |
| 钟梅音 | ·····        | (407) |
|     | 乡居闲情·····    | (409) |
|     | 有朋自远方来·····  | (412) |
|     | 闲话台湾·····    | (415) |
| 艾   | 雯·····       | (419) |
|     | 夜语·····      | (421) |
|     | 一个人在旅途上····· | (424) |
|     | 月台·····      | (428)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    | 渔港书简.....      | (430) |
| 丁 宁 | .....          | (439) |
|     | 幽燕诗魂.....      | (441) |
|     | 心中的画.....      | (449) |
|     | 愧疚.....        | (456) |
| 茹志鹃 | .....          | (461) |
|     | 叮叮的小铃声.....    | (463) |
|     | 二十三年这一“横”..... | (470) |
|     | 故乡情.....       | (475) |
| 黄宗英 | .....          | (481) |
|     | 星.....         | (483) |
|     | 大礼谢饭.....      | (496) |
|     | 梦的回声.....      | (504) |
| 宗 璞 | .....          | (507) |
|     | 西湖漫笔.....      | (509) |
|     | 废墟的召唤.....     | (513) |
|     | 紫萝藤瀑布.....     | (517) |
|     | 风庐茶事.....      | (519) |
|     | 哭小弟.....       | (522) |
| 新凤霞 | .....          | (529) |
|     | 发愁与胆小.....     | (531) |
|     | 怀念老舍先生.....    | (535) |
| 柯 岩 | .....          | (541) |
|     | 岚山情思.....      | (543) |
|     | 汉堡港的变奏.....    | (548) |
| 刘 真 | .....          | (553) |
|     | 望截流.....       | (555) |
|     | 大雁飞来了.....     | (559)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阿昌少女.....    | (562) |
| 赵淑侠.....     | (565) |
| 故乡的泥土.....   | (567) |
| 林文月.....     | (575) |
| 白发与脐带.....   | (577) |
| 脸（外一章）.....  | (581) |
| 遥远.....      | (586) |
| 赵  云.....    | (589) |
| 木雕观音.....    | (591) |
| 永不会有第二次..... | (595) |

杨 绛 (1911— )

作家，文学翻译家。原名杨季康。江苏无锡人，生于北京。早年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研究院。与钱钟书结婚后，先后同赴英、法留学。回国后曾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和清华大学西语系任教授。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，中国作协会员。主要作品有：散文集《干校六记》、《将饮茶》，剧作《称心如意》、《弄真成假》、《风絮》，译作《1939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》、《堂·吉珂德》、《小癞子》等。



## 干校六记（选录）

### 下放记别

中国社会科学院，以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，简称学部。我们夫妇同属学部；默存在文学所，我在外文所。一九六九年，学部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“工人、解放军宣传队”的“再教育”。全体人员先是“集中”住在办公室里，六、七人至九、十人一间，每天清晨练操，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。过了些时候，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，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。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，不过料想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不会长久，不日就该下放干校了。干校的地点在纷纷传说中逐渐明确，下放的日期却只能猜测，只能等待。

我们俩每天各在自己单位的食堂排队买饭吃。排队足足要费半小时；回家自己做饭又太费事，也来不及。工、军宣队后来管束稍懈，我们经常中午约会同上饭店。饭店里并没有好饭吃，也得等待；但两人一起等，可以说话。那年十一月三日，我先在学部大门口的公共汽车站等待，看见默存杂在人群里出来。他过来站在我旁边，低声说：“待会儿告诉你一件大事。”我看看他的脸色，猜不出什么事。

我们挤上了车，他才告诉我：“这个月十一号，我就要走了。我是先遣队。”

尽管天天在等待行期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却好像头顶上着了一

个焦雷。再过几天是默存虚岁六十生辰，我们商量好：到那天两人要吃一顿寿面庆祝。再等着过七十岁的生日，只怕轮不到我们了。可是只差几天，等不及这个生日，他就得下干校。

“为什么你要先遣呢？”

“因为有你。别人得带着家眷，或者安顿了家再走；我可以把家擦给你。”

干校的地点在河南罗山，他们全所是十一月十七号走。

我们到了预定的小吃店，叫了一个最现成的沙锅鸡块——不过是鸡皮鸡骨。我舀些清汤泡了半碗饭，饭还是咽不下。

只有一个星期置备行装，可是默存要到末了两天才得放假。我倒借此赖了几天学，在家收拾东西。这次下放是所谓“连锅端”——就是拔宅下放，好像是奉命一去不复返的意思。没用的东西、不穿的衣服、自己宝贵的图书、笔记等等，全得带走，行李一大堆。当时我们的女儿阿圆、女婿得一，各在工厂劳动，不能叫回来帮忙。他们休息日回家，就帮着收拾行李，并且学别人的样，把箱子用粗绳子密密缠捆，防旅途摔破或压塌。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，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；这些木箱、铁箱，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。

经受折磨，就叫锻炼；除了准备锻炼，还有什么可准备的呢。准备的衣服如果太旧，怕不经穿；如果太结实，怕洗来费劲。我久不缝纫，胡乱把耐脏的绸子用缝衣机做了个毛毯的套子，准备经年不洗。我补了一条裤子，坐处像个布满经纬线的地球仪，而且厚如龟壳。默存倒很欣赏，说好极了，穿上好比随身带着个座儿，随处都可以坐下。他说，不用筹备得太周全，只需等我也下去，就可以照看他。至于家人团聚，等几时阿圆和得一乡间落户，待他们迎养吧。

转眼到了十一号先遣队动身的日子。我和阿圆、得一送行。默存随身行李不多，我们找个旮旯儿歇着等待上车。待车室里，闹

嚷嚷、乱哄哄人来人往；先遣队的领队人忙乱得只恨分身无术，而随身行李太多的，只恨少生了几双手。得一忙放下自己拿的东西，去帮助随身行李多得无法摆布的人。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，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，同时又互相安慰说：得一和善忠厚，阿圆有他在一起，我们可以放心。

得一掬着、拎着别人的行李，我和阿圆帮默存拿着他的几件小包小袋，排队挤进月台，挤上火车，找到个车厢安顿了默存。我们三人就下车，痴痴站着等火车开动。

我记得以前看见坐海船出洋的旅客，登上摆渡的小火轮，送行者就把许多彩色的纸带抛向小轮船；小船慢慢向大船开去，那一条条彩色的纸带先后进断，岸上就拍手欢呼。也有人在欢呼声中落泪；进断的彩带好似进断的离情。这番送人上干校，车上的先遣队和车下送行的亲人，彼此间的离情假如看得见，就决不是彩色的，也不能一进就断。

默存走到车门口，叫我们回去吧，别等了。彼此遥遥相望，也无话可说。我想，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，可以放心释念，免得火车驰走时，他看到我们眼里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。我们遵照他的意思，不等车开，先自走了。几次回头望望，车还不动，车下还是挤满了人。我们默默回家；阿圆和得一接着也各回工厂。他们同在一校而不同系，不在同一个工厂劳动。

过了一两天，文学所有人通知我，下干校的可以带自己的床，不过得用绳子缠捆好，立即送到学部去。粗硬的绳子要缠捆得服贴，关键在绳子两头；不能打结子，得把绳头紧紧压在绳下。这至少得两人一齐动手才行。我只有一天的期限，一人请假在家，把自己的小木床拆掉。左放、右放，怎么也无法捆在一起，只好分别捆；而且我至少还欠一只手，只好用牙齿帮忙。我用细绳缚住粗绳头，用牙咬住，然后把一只床分三部分捆好，各件重复写上默存的名字。小小一只床分拆了几部，就好比兵荒马乱中的一家

人，只怕一出家门就彼此失散，再聚不到一处去。据默存来信，那三部分重新团聚一处，确也害他好生寻找。

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。用部队的辞儿，不称“所”而称“连”。两连动身的日子，学部敲锣打鼓，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。下放人员整队而出；红旗开处，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。年逾七旬的老人了，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，远赴干校上学，我看着心中不忍，抽身先退；一路回去，发现许多人缺乏欢送的热情，也纷纷回去上班。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。

我们等待着下干校改造，没有心情理会什么离愁别恨，也没有闲暇去品尝那“别是一般”的“滋味”。学部既已有一部分下了干校，没下去的也得加紧干活儿。成天坐着学习，连“再教育”我们的“工人师傅”们也腻味了。有一位二十二、三岁的小“师傅”嘀咕说：“我天天在炉前炼钢，并不觉得劳累；现在成天坐着，屁股也痛，脑袋也痛，浑身不得劲儿。”显然炼人比炼钢费事；“坐冷板凳”也是一项苦功夫。

炼人靠体力劳动。我们挖完了防空洞——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建筑，就把图书搬来搬去。捆、扎、搬运，从这楼搬到那楼，从这处搬往那处；搬完自己单位的图书，又搬别单位的图书。有一次，我们到一个积尘三年的图书室去搬出书籍、书柜、书架等，要腾出屋子来。有人一进去给尘土呛得连打了二十来个喷嚏。我们尽管戴着口罩，出来都满面尘土，咳吐的尽是黑痰。我记得那时候天气已经由寒转暖而转热。沉重的铁书架、沉重的大书橱、沉重的卡片柜——卡片屉内满满都是卡片，全都由年轻人狠命用肩膀扛，贴身的衣衫磨破，露出肉来。这又使我惊叹，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！

弱者总沾便宜；我只干些微不足道的细事，得空就打点包裹寄给干校的默存。默存得空就写家信；三言两语，断断续续，白天黑夜都写。这些信如果保留下来，如今重读该多么有趣！但更

有价值的书信都毁掉了，又何惜那儿封。

他们一下去，先打扫了一个土积尘封的劳改营。当晚睡在草铺上还觉炎热。忽然一场大雪，满地泥泞，天气骤寒。十七日大队人马到来，八十多个单身汉聚居一间屋里，分睡几个炕上。有个跟着爸爸下放的淘气小男孩儿，临睡常绕炕撒尿一匝，为炕上的人“施肥”。休息日大家到镇上去买吃的：有烧鸡，还有煮熟的乌龟。我问默存味道如何，他却没尝过，只悄悄做了几首打油诗寄我。

罗山无地可耕，干校无事可干。过了一个多月，干校人员连同家眷又带着大堆箱笼物件，搬到息县东岳。地图上能找到息县，却找不到东岳。那儿地僻人穷，冬天没有燃料生火炉子，好多女同志脸上生了冻疮。洗衣服得蹲在水塘边上“投”。默存的新衬衣请当地的大娘代洗，洗完就不见了。我只愁他跌落水塘；能请人代洗，便赔掉几件衣服也值得。

在北京等待上干校的人，当然关心干校生活，常叫我讲些给他们听。大家最爱听的是何其芳同志吃鱼的故事。当地竭泽而渔，食堂改善伙食，有红烧鱼。其芳同志忙拿了自己的大漱口杯去买了一份；可是吃来味道很怪，愈吃愈怪。他捞起最大的一块想尝尝个究竟，一看原来是还未泡烂的药肥皂，落在漱口杯里没有拿掉。大家听完大笑，带着无限同情。他们也告诉我一个笑话，说钱钟书和丁××两位一级研究员，半天烧不开一锅炉水！我代他们辩护：锅炉设在露天，大风大雪中，烧开一锅炉水是不容易。可是笑话毕竟还是笑话。

他们过年就开始自己造房。女同志也拉大车，脱坯，造砖，盖房，充当壮劳力。默存和俞平伯先生等几位“老弱病残”都在免役之列，只干些打杂的轻活儿。他们下去八个月之后，我们的“连”才下放。那时候，他们已住进自己盖的新屋。

我们“连”是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二日动身下干校的。上次送

默存走，有我和阿圆还有得一。这次送我走，只剩了阿圆一人；得一已于一月前自杀去世。

得一承认自己总是“偏右”一点，可是他说，实在看不惯那伙过左派。他们大学里开始围剿“五一六”的时候，几个有“五一六”之嫌的过左派供出得一是他们的“组织者”，“五一六”的名单就在他手里。那时候得一已回校，阿圆还在工厂劳动；两人不能同日回家，得一末了一次离开我的时候说：“妈妈，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，也不能顶撞宣传队；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，我也不会撒谎。”他到校就失去自由。阶级斗争如火如荼，阿圆等在厂劳动的都返回学校。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，逼他交出名单。得一就自杀了。

阿圆送我上了火车，我也促她先归，别等车开。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，我该可以放心撤下她。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，心上凄楚，忙闭上眼睛；闭上了眼睛，越发能看到她在咱们那破残凌乱的家里，独自收拾整理，忙又睁开眼。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。我又合上眼，让眼泪流进鼻子，流入肚里。火车慢慢开动，我离开了北京。

干校的默存又黑又瘦，简直换了个样儿，奇怪的是我还一见就认识。

我们干校有一位心直口快的黄大夫。一次默存去看病，她看他在签名簿上写上钱钟书的名字，怒道：“胡说！你什么钱钟书！钱钟书我认识！”默存一口咬定自己是钱钟书。黄大夫说：“我认识钱钟书的爱人。”默存经得起考验，报出了他爱人的名字。黄大夫还待信不信，不过默存是否冒牌也没有关系，就不再争辩。事后我向黄大夫提起这事，她不禁大笑说：“怎么的，全不像了。”

我记不起默存当时的面貌，也记不起他穿的什么衣服，只看见他右下颌一个红包，虽然只有榛子大小，形状却峥嵘险恶：高处是亮红色，低处是暗黄色，显然已经灌脓。我吃惊说：“啊呀，